



*One Hundred
Classic Works of the
World Literature*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十日谈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十日谈

[意] 卜迦丘 著
 閔 逸 译

上 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日谈 / (意) 卜迦丘 (Boccaccio, G.) 著; 闽逸译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1999.6

(世界文学名著百部)

ISBN 7-80094-714-9

I. 十… II. ①卜… ②闽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意大利-中世纪 IV. I546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5295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* * 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1.75 字数 523 千字

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

第 一 日

“十日谈”的第一日现在开始，先由作者说明这十个男女集合的缘由。然后是他们在女王葩比妮亚统治之下，各自说出动听的故事。

各位女士，我晓得你们的天赋是多感而富有怜悯心的，在你们开始阅读这书的时候，必感到这书开端的悲惨。因为那毁灭生命的疫病，凡身历其境或耳闻其事的人，心坎上总会留着不快的记忆，我恐怕你们读了，只有叹息和流泪，所以尽力缩短关于疫病杀人的记载。这凄凉的开端，有如爬山，须爬过一道险峻的悬崖峭壁，才能够达到那风光旖旎的幽谷。但幽谷给与人们赏心悦目的分量，却常多于爬山时所遭受的疲劳，这恐怕是人们喜欢爬山的原因。快乐的结果是苦痛，而苦痛的归结也同样的会有意外的快乐。

我上文答应你们，疲劳之后，会有赏心悦目的境遇，没有这个允诺，恐怕你们会真的觉得疲劳，而不愿意继续读下去。诚然，倘使有别的方法，我很不愿采用这种笨拙的开端，但因为这些故事讲述的因由，是有这样的社会背境，我便不得不用这笨拙的方法。

当上帝的儿子化身降生后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，意大利

一个最壮丽繁华的都市，就是那有名的佛罗伦斯，流行一种致命的时疫。这疫病发源东方，究竟是受天堂的人们的怂恿，还是上帝因为我们做了许多罪孽特意赐给我们的刑罚，不大明了。在短短数年内，消灭了一大部分的人口。并且由东而西，逐渐展延着，由一处传到他处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。为防止这疫病，曾用尽人类的智慧，但都毫无效验。污秽地方的大扫除、病人入城的禁止、个人保健的要点，种种的卫生法令都颁布实行过了；同时笃信上帝的民众，也举行过仪仗严肃的巡礼，和其他敬神的仪式。但到了那年的春天，奇异而可怖的现象开始发生。在东方染疫的病人，以鼻孔出血，是必死的象征，但这里的病候有点不同，染疫的男女，都在胯或腋下，隆然肿起一种核瘤，约莫和小苹果或鸡蛋一样大小，普通人都叫它做疫核，这疫核会由上面所说的两个部分，传播到全身的各部。但此后病症又变，只在病人的臂部、腿部或身体的其他部分，发现许多或大或小的紫黑斑点。这斑点和疫核一样，都是死亡的预兆。

医师的劝告，药物的救治，都不能压抑或减轻这疫病的蔓延，许多不学无术的男女，因社会的需要，也开始执行医药业务，如同受过训练的医士们一样。究竟这病是确无疗治的可能，抑或医士们学识浅薄，不能究出致病的原因，所以也没有适当的疗法，很是一个疑问。多数病人，大概都是在疫核发现后的三日内死亡，有许多且完全没有发热或别的迹象；侥幸治愈的，是极端的少数。

这疫病传染的凶暴，真是可怕，壮健活泼的人，只要走近病人的旁边，便会传染致病，其形势好像猛烈的火焰吞噬附近干柴。甚至和病人谈话，或触到病人穿着的衣物，乃至触到病人触摸过的东西，都有染病身亡的。

更有骇人听闻的事，倘使我不是亲眼看见，或告诉我的

人不是诚实可靠的朋友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也不敢大胆写下去了。因为这病的残酷，不但由此人传给他人，并且由病死人的衣物传染到别种动物，许多动物竟因此丧了生命。有一天我目击大路上放着一些破烂的衣服，分明是穷人病死的遗物，沿着大路，来了两只猪，大抵是习惯使然罢，都伸出长的鼻子，把那破烂的衣服拱了拱，接着又是一阵咀嚼，突然间两只猪都倒了，死在破衣服的旁边，像中毒似的。

经过了许多同样的事件，恐惧和幻想，深入活着的人们的意识，使他们采取一种严酷的政策，完全避开病人和病人的东西。这无可奈何的行为，无非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。

有些人想，节约的生活和奢侈的禁戒，应该可以使他们免受时疫的祸害。他们组织了小社会，完全和外界隔绝而独自生活着。他们关在没有病人的屋里，吃着精致的粮食，也饮些适量的美酒，不准谈论死亡疾病的新闻，只用音乐或其他娱乐，来度过这悠悠的光阴。有些人却有恰恰相反的感觉，以为纵情欢乐才是对抗时疫的特效方法，所以他们主张豪饮狂歌，并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欲望，遇着任何事情，总是拿嬉笑的神气去对付付它。他们实行这理想，常夜以继日的尽情纵饮，逛出这个酒店，又踏进别个酒店，甚至冲入人家的宅屋，做他们称意的事。他们做这些事，毫无难处，因为死了的人，总把财产放弃，许多空着的房子，便成为公共的财产，任何人走了进去，随意取用，便也和真的主人没有什么两样了。最伤心的是这兽性的冲动，使他们遗弃病人，全无一点留恋之情。在这里，悲惨的浩劫、人类的政权和神圣的法则，都消失了，因为教堂的神父和执政的人员，也和别人一样，不是死亡了，病倒了，便是和家属关在室内，与外界断绝交通。所以人们几乎都可以为所欲为。

还有一部分人，采取折衷态度，实行所谓中庸之道，他

们不像前一种人，困闭室中，节制饮食；他们也不像后一种人，放荡淫佚，尽情享乐；他们虽也饮酒，但不沉湎，虽也满足欲望，但适可而止。他们常遨游郊野，采撷芬芳的花草，拿在手里，视为宝贵无上的东西，因为他们相信这香气可以安魂定魄，抵御空气弥漫着死尸、病人和药物的气味。

更有一部分人，为自己安全着想，抱着更残忍的见解。他们以为防疫最有效的方法，莫如远避。相信这见解的男女们，总是关心自己的身体，其余一概不管。他们背离自己的都市，放弃自己的房宅，抛别亲属，敝履财产，高飞远引，逃避他乡，而最低限度，也要逃到佛洛伦斯城外的乡村，似乎上帝降此疫病，惩罚人类的邪恶行为，只限于留在城里的人们，而不会跟踪他们，又似乎留居城里的人们，末日已至，不久就要全数灭亡。

但实行这各种不同见解的人们，不见得全数避免灾难，也不见得全数死亡。有许多生时遗弃病人的人，到后来自己病倒了，也在无人看顾中绝了气。

这时候，疾病相扶持，已经不是人类的良能了，街坊邻舍，很少关心隔壁的事情，亲戚朋友，大都是病死不相往来的。还有令人听了心碎的事情——哥哥遗弃弟弟，叔父遗弃侄儿，姊妹遗弃兄弟，乃至妻子遗弃自己的丈夫，也都觉得平凡无奇。最最伤心而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，是父母拒绝看顾自己的子女，似乎这子女并不是他们自己生的。

因此大多数染病的男女，除偶然有侠义的朋友（非常少数），或贪婪的仆人，都无人服侍，因为在这时候，就是提高工资也难得有人受雇。就有几个愿受雇的，也都是粗鲁无知的男女，除病人要什么给什么，乃至察看病人何时断气而外，全没有看护的常识。而这些仆人因此丧命的也不可胜数。正因一旦染病邻居无人过问，亲戚朋友无人看视，仆人

又这样难雇，遂发生向所未闻的怪异风俗。美貌的贵妇染了病，会毫不踌躇地雇用壮年的男子做侍仆，而当疾病需要时，在男仆面前，裸露身体的各部，视为常事，好像在女侍者面前一样，全不害羞。一般未死的妇女，道德观念，较前松懈，这大约也是一个原因。

许多病人，本来可以免死的，但由于看顾不同，大都枉丧性命。又因为疫病流行的凶猛，加以病人看护的缺乏，愈使城中居民，夜以继日的大量死亡，这并无须探问调查，只要睁开眼睛，就看见了。许多违反古制的风俗，因实际的需要，便在未死者的社会里流行着。

本来的风俗（现在还可以看见），病人死了，亲戚和邻居的女人，都聚集在死者的屋内，和死者的家属同表哀悼。同时男子们和过路的市民，却齐集在死者的门外，随后牧师来了，人数多寡，视死者的身分而定；棺木由死者的朋友们抬着，大家手里执着光明的蜡烛，排成夸耀的殡葬队伍，一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礼拜堂，为死者做最后一次的祈祷。但因时疫日炽，这习俗几乎绝迹，而新风俗却随之而起。病人死了，不但没有许多妇女们赍临啜泣，简直连一个都没有了。很少死人能赚到亲属的哀感和热泪。反之，他们正及时寻乐，欢宴戏谑。甚至女人也会放弃了女人的怜悯心，为自己安全起见，而接纳这个风气。很少死人，会有十个以上的邻人，送殡到礼拜堂去。多数送殡的人，并不是位尊望重的市民，却是市民中的最下等人，掘墓穴的或在礼拜堂内打钟的这些为金钱而工作的人。他们把死尸塞到尸架内，急忙忙的抬去了，不是送到死者指定的礼拜堂，而是最近的礼拜堂，前行的大概是四个或六个牧师，送殡的蜡烛，偶或有之，也寥寥无几，通常是一枝都没有。牧师得掘穴人的帮助，常把死尸丢进随便找到的穴里，草草了事，也不再自讨

麻烦，举行繁重的人穴仪式。

中流社会和下层阶级的情形更凄惨了。他们也许因贫穷的缘故，或者为求安全起见，都愿意留在家里，以致整千整万的病倒。又因为没有适当的照顾，几乎全都死亡。白天和黑夜，常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；又有许多人死在家里，直到尸体腐烂，秽气冲腾，才被邻居的人们发觉。每个角落，都有病死人的尸体。这些尸体，总有后死的人们想法对付，他们并不是对于死尸有什么慈悲的感动，而是因为尸体腐败，确实妨碍他们的生存。他们常把死尸移放在大门口，每日早晨，都可以看见无数的死尸在人家的门口僵卧着。天亮以后，死尸便塞进尸架里抬了去，但因为尸架不足，也往往放在桌子上抬去。

一个尸架里常放着二三具的尸体；夫妻、兄弟或父子，二三个尸体，同时用一个尸架抬出去，也是寻常的事。礼拜堂出来的牧师，两个一队，持着十字架前面走着，后面常跟着三四个尸架，由脚夫抬着走；原为一个人举行葬礼的牧师，常会不约而同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葬下去。点烛送殡表示哀悼的习惯，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人们对于一个人死人，会我们现在对一头死了的山羊，更没有注意。从前哲人在平常生活中学不到的容忍美德，到这时，受了空前苦难的折磨，最鲁莽的人，也都成为宽洪大度的君子。

礼拜堂的坟场，因每日甚至每小时都有整批的死尸运来，渐感尸满之患，尤其是拘泥古制要家属合葬一处的人，愈觉无地可容。后来因坟地全部葬满，只好开些深阔的大坑，几百个的合葬下去。为节省掘坑的劳力起见，常把初运到的尸体像海船装货的样子摔到坑的深底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，待续后一批一批的尸体装满了这个坑，才真的埋起来。

城内的浩劫，是这样触目惊心，城外四围的村落，也同样的凄凉。就大体说，乡下人所受的灾难，并不减于佛洛伦斯城里人；可怜的农人，住在荒僻的田野，不幸病倒，除几口子对泣外，既没有医生，也没有别的扶助。常见屋内有死人，路上有死人，田里也有死人，几乎是野兽的世界，全不像人类的社会。感觉祸至无日的农人也会同城里人一样，只顾目前的享乐；他们放弃劳力耕种的谷物和视同性命的牲畜，也和城里人放弃宅第，财产一般。因此水牛、驴子、山羊、绵羊、家禽、猪、狗，这些人类忠实的伴侣，大都离开圈栏，在山野间任意徘徊，同时田里灿烂黄熟的谷物也多无人过问，任其自生自灭。最奇怪的是这些牲口，好像也赋有理性，白天在田野里吃饱草料，一到天晚，就自返农场里过夜，无须人们的驱策。

巡视了乡村和城里，对于这次的巨劫，可以大胆的说，上帝和人类，应各负一部分残忍的责任，因上帝降了这样猛烈的时疫，当然责无旁贷，而懦怯的健康人遗弃应该救助的病人，更是罪有应得，遂致死亡枕藉，仅佛洛伦斯城里，从那年三月到七月的短短期间，就死了十万人以上。在疫病流行以前，很少人知道城里有这么多的人口。

高大的宫室，美丽的庭院，华贵的村第，从前达宫贵妇仆从如云的出出入入，现在都十室九空，被几个仆役们盘据着。许多望族，拥有广大的财富，名贵的地宅，遗下来而无人继承。许多强壮的男子，美丽的姑娘，漂亮的青年，日中还同亲戚朋友们欢乐聚餐，到了夜里却会和他们的先人聚会，饮泣黄泉。

我叙述这许多不幸的事件，也自觉悲伤，现在要开始言归正传了。这佛洛伦斯城里，因居民多数死亡，礼拜堂里已很少有敬神的集会。一个礼拜二的早晨，庄严的圣玛利亚诺

维拉礼拜堂，来了七个年轻的女人，穿着恰合时宜的丧衣。她们彼此间的关系，无非是亲谊、友谊、邻谊。中间最长的女郎，年纪只有二十八，而最少的只有十八，均在妙龄；她们都是出身名门，曾受过相当的教育，并且都是丰姿绰约，体态轻盈。

倘使没有充分的理由，我必定把她们的真名实姓写出来，但因她们下文所说出的及所听到的，确实有使她们难以为情的地方，使我不得不慎重行事。况且目前社会的规律又谨严了，而在她们当时，因上文所说的缘故，人类纪律宽弛极了，别说她们这样年纪的人，便再老些的也都受享乐主义的支配。再则我也不愿使怀着妒意的人们（对别人生活瑕疪瞎三话四之流），拿这些话作为抨击贞洁的妇女的口实。我只好依各人的品格，起一个切合的名字，使读者容易明了她们的个性，而不受困惑。

那年纪最大的第一个，我叫做葩比妮亚，第二个菲雅梅达，第三个菲罗明娜，第四个依媚丽亚，第五个娜里达，第六个荔薛儿，第七个爱丽莎（或处女）。她们这天的见面，是不期而遇的，并不是有什么预约，所以格外高兴，便在礼拜堂的一角，绕成一个圆周形坐了下去。经过一阵长吁短叹以后，她们也无心祈祷，只谈论些跟眼前的境况。于是葩比妮亚道：

“姐妹们，俗语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理论想大家都听见过了。各尽所能，以保护性命的生存，是生物的天性。为保护自己的生命，杀害对自己毫无恶意的人，又是人情容许的事。如果维持公共利益的法律，允许这种行为，那么为保全我们的生命，采取合理的手段，当然是合法的。我们看看眼前的情景，回想我们近日来所作的事或所谈的事，我想我们各人都会感着死亡的恐怖。这个我并不觉得奇怪，

我所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想些方法，来对抗这个恐怖。

“据我的意见，我们到这里来，无非要看看又埋了几个，或听听僧侣祈祷时的吟诗，或用这丧衣对到这里的人们表示我们深重的悲痛。我们出此礼拜堂，到处可以看见死尸或病人被人们抬着。可以看见从前被当局放逐的罪人，到处逍遥，嘲笑法律的权威，因为他们知道法律的保护人大都或病或死了。更可以看见城里的下等流民，骑着骏马，四处驰骋，俨然是我们的血统，并唱出无礼的歌词，侮辱我们的遭遇。走到各处，我们所听见的，总是某某已死，或某某方死一类的消息。假使一个家庭留下一个未死的人，也总是痛哭流涕，无话可说。我不知道各位的家庭，是否和我的一样？我家里的人全都死了，只剩我和一个女仆，使我每一念及，毛发悚然。我在家里无论坐时、立时，觉得有无数鬼脸涌现到我的眼帘，那狰狞的面目，常使我惊魂难安。

“当我心神宁静的时候，无论在家里在外边或在礼拜堂，常常有不适的感觉，因为现在有能力的人，几乎全都逃避远方了。少数留在城里的，据我所知，都夜以继日的尽情享乐，过着糜烂的生活，无所谓是与不是之分。且不仅是俗人如此，连幽禁的修道者，也都破戒背誓，以求肉体的快乐。总而言之，为希图逃避时疫，人们变得荒淫无度了。

“时势的潮流，彰明的展现在我们眼前，那么，我们还到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是否比他们更有求生的愿望与决心？他们是否会在我们的面前比在他人面前更减少尊严？或者我们自信体魄较他人强健，而无须有所畏惧？假使我们存了此种信念，我们真太笨了，我们真迷失本性了。我们只须看看青年男女染疫病死的数目，便是一个很明白的证据。

“不晓得诸位的意见是否和我的一样，我想我们既不愿坐以待毙，在我们还有逃避能力的时候，应速离开这座愁

城，这是许多人已经施行了，或正在施行着的政策。但我们应该排斥那和死亡不相上下的邪恶行为，我们只须逃到我们所有的别墅或山庄，过着我们贞洁的生活。在那里我们可以依着理性的规律，做几件快意欢乐的事情。

“在那里我们可以倾听鸟儿唱歌，可以眺望青山幽谷间各种不同的树木，并且可以鉴赏和大海一样荡漾着的麦浪。我们可以高瞻远瞩那深邃穹远的天空，虽然上帝正在对人类泄愤，但永远的美丽，是永远不变的，比我们在城墙内所看见的天地，当然大不相同。那里的空气是比较鲜洁的，我们可以寻到生活上有益的东西，又可以减少烦恼。虽说乡村的人们也和城市的一样的病死，但究竟人口稀疏，我们所能看见的悲惨事情，当然少了。更进一步言之，我们又没有遗弃他人的嫌疑。说老实些，我们是被遗弃的，因为我们的亲属，不是死了，便是逃了，让我们孤零零的在这苦难中受罪。

“施行我的提议，我们是无可谴责的；不赞成我的提议，结果只有苦痛、愁闷或死亡。所以我想我们很可以带些仆人携带我们必需的东西，逃出城去，住在别墅里，享受些时代容许的乐事。让我们这样的生存下去，睁着眼睛，看看上帝对这时疫来一个怎样的收场。并且记住，贞洁的出奔，无损我们，而邪恶的停留，有害他人。”

大家听了葩比妮亚这篇议论，都赞服她的高见，并开始热心讨论详细的办法，好像她们马上就要起身似的。但菲罗明娜，一个最谨慎的青年女子，开口道：

“姐妹们，葩比妮亚所说的当然是一个卓越的贡献，但我觉得我们还不能立刻动身。因为我们都是女子，女子们自行团结，自行管理，未得男子指导，会有怎样的际遇，想大家是会明白的。女子们是反复无常的，刚愎任性的，多疑善

妒的，胆量不足的，同时又是懦弱无能的。倘使我们未有向导而自行把舵，恐怕我们这外团体会迅速的不欢而散，使我们脸上无光。我们应先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动身。”

爱丽莎插嘴说：

“诚然，男人是女人的领袖，没有男人帮忙，我们遇事很少有成功的希望；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找出几个男子来呢？我们所认识的男子，丧生的丧生，逃命的又都逃得无踪无迹。平白地请几个陌生的男子来参加，又似乎不大妥当，因为我们要保全性命，同时也要预防流言诽谤加到我们的头上，免使我们欲求安乐，反受烦恼。”

当少女们辩论的时候，三个青年男子，踏进礼拜堂，其中最少的一个，看来只有二十五岁光景。他们的热情，并不因时代的恐怖、亲属的死亡及自己生存的恐惧而冷淡。这三个男子，第一个名叫巴比洛，第二个斐罗特拉多，第三个若纽。他们快乐活泼，时常探视他们的情人，来安慰这苦痛的灵魂。恰巧得很，他们的情人，就在这七位女子的中间，其余的女子，也和他们有葭莩之谊。当这些女子们看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发现了这些女子，葩比妮亚不禁嫣然笑道：

“看呀！这几个侠义而谨慎的男子，应该是上帝遣来完成我们的计划的，假使我们不拒绝他们，他们一定愿意做我们的向导。”

荔薛儿的情人正是这三个男子中的一个，听了这话，不禁两颊发赤，有点难为情的道：

“葩比妮亚，为上帝的缘故，我想你所说的话，还该考虑一下。我晓得很清楚，他们品行端正，无疑的可以担负比这个更重大的任务。我也承认他们的参加是再适合不过的事，且不但加入我们这几个人的队伍，就是比我们更美丽动人的女子们，他们也能忠实胜任。可是他们现在正恋着我们

中的几位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；如果结队同行，无论我们如何清白，将来总难免有诽谤的言语，这是我的疑惧。”

菲罗明娜接着道：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以礼自持，问心无愧，管人家怎么说来。上帝和事实会保护我们的名誉。我以为倘他们肯加入我们的队伍，正如葩比妮亚说的，是上帝遣来完成我们这远行的计划的。”

其余的女子都以为没有辩论的必要了，认为应把她们的计划告诉那几位男子，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这次出游。葩比妮亚因为和其中一人有些关系，便自告奋勇，起身走到男子们站着的地方，行了一个见面礼，然后把她们的全盘计划说了出来，并以全体女子的名义，请他们拿兄妹纯洁的爱，来加入她们的团体。

这些青年男子起初以为是戏谑。后来看她说得十分庄重，知道果有此举，便异口同声的表示愿效微劳的诚意。于是他们共同商定了旅行的目的地，出发的时间，并预备一切应用的东西。第二天正是礼拜三，七位女郎带了几个女仆，三位男子各带一个男仆，在晨光微现的时候，出城去了。他们约莫走了二英里，来到一个地方，这是他们预定暂驻的第一个处所。

这地方，是一片稍为隆起的丘陵，离大路并不很远，古树参天，风景秀丽。最高处有一座乡村式的宅邸，连着一个宽大的庭院。宅邸内走廊宽敞，房室整齐，有美丽的装饰和名贵的绘画。宅邸的周围，有草地，有迷人的花园，还有清冽的寒泉，潺潺流出。里边的地窖，藏着各种美酒。屋内已事先叫人打扫清洁，房间里的卧具，也都预备停当，每个室隅，还有合时的鲜花和苍翠的灯心草。他们看了这些，都觉得称心合意。

于是他们全体坐下，讨论前进的计划。那最乐观而最有智慧的青年男子名叫若纽的首先道：

“各位女士，是你们的意见，不是我的先见，把咱们送到这地方来。我不知道你们各人是否还带着一个愁闷的心来到此地。我呢，在动身的时候，已把它丢在城门里边了。所以我热切地要求你们立定主意，打开愁眉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唱唱歌儿，过些欢乐的日子。否则，请你们让我回到城里去受罪。”

已经斩断烦恼的葩比妮亚，嫣然回答道：

“若纽，你说得很对，让大家快乐，这是咱们逃避祸殃的惟一目的。但没有组织的团体，恐难继续持久。我不合是这团体的发起人，我希望咱们能长久快乐，我想咱们应该有一个首领，大家敬重他，服从他，使他替咱们规划这欢乐的秩序。我以为这个首领，不要由一人包办，应由咱们轮流当值，轮到的一天，就主持那天的事务，这不但使每人都有荣耀，也可以免除无谓的妒忌。第一个应由大家公举。此后每日晚间，由统治者选择第二日的继任人。在各人统治的期间内，应安排消遣我们的光阴的处所和方法。”

一席话说得大家好不快乐，便一致公举她做第一日的统治者。菲罗明娜走到一株月桂花下，这是她所知道的最尊贵而常用以加冕的名花，她摘下几条纤细的花枝，编成一顶美丽堂皇的花冠。这花冠加到某人头上，是一种统治权力的象征，在这团体生活中，她或他可以管理其余的人。

葩比妮亚被举为女王后，便令大家安静，又传唤男子们带来的三个男仆和女郎们带来的四个女仆，对他们道：

“现在我先要定下一个基础，使我们的团体生活井井有条、大家快乐，并且可以随着咱们的意志，继续下去；我因此委任若纽的男仆巴敏诺，做我们的总管，所有一切和餐饮

有关的事务，都交他掌管。巴比洛的男仆西里斯戈可做我们的采买，管理银钱的出入，物品的购买，并实施巴敏诺发出的号令。还有男仆丁大洛，当别的男仆有其他工作的时候，应作斐罗特拉多、巴比洛和若纽三个房间的使唤。菲罗明娜的女仆丽丝嘉和我的女仆米西亚派在厨房，听巴敏诺的吩咐，整治肴馔。娜里达的女仆簪迷拉和菲雅梅达的女仆史达底利亚，应料理女主人房间内的事务，并注意屋内的清洁。此外我们无论到何处去，无论看见什么或听见什么，须自行节制，只许带回愉快的新闻。”

这些命令得到大家毫无异议的赞成，葩比妮亚更是快活，接着道：“现在这里有花园、草地和许多幽胜处所，让我们遨游其间，享受天然的景色。但大家应于膳时回来，好趁着暑气未盛的时间聚餐。”

这些青年男女，得着女王的允许，都走进园中，或谈着适意的问题，或采摘花草编织各式的花篮，也有在花丛中唱着情歌的。到了女王指定的时刻，大家都到屋里，这时巴敏诺已克尽厥职的完成了应做的事。他们走进楼下餐厅，只见桌上盖着雪白的席巾，洁净的玻璃杯子亮晶晶的发出光来，还有摆在各处盛开的花朵，愈增加这餐厅的美丽。大家听了女王的号令，洗手入席，依着总管排定的席次坐下。席上由三个男仆伺候着，只见珍馐递献，美酒频斟。这丰富的筵席，良善的布置，使个个心满意足。席间，只闻谈笑风生。

这些青年男女，都是跳舞能手，其中数人，歌也唱得很好；餐后，女王叫会奏乐的把乐器拿来。若纽便拿出一把琵琶，菲雅梅达带着一只六弦琴，二人合奏狐舞之调。女王令男女仆人自去用餐，于是两个青年男子伴着六个女郎，慢步舞着，后来又唱了几只悦人的歌曲。

他们这样欢乐着，直至女王宣布午睡的时间已到，那三